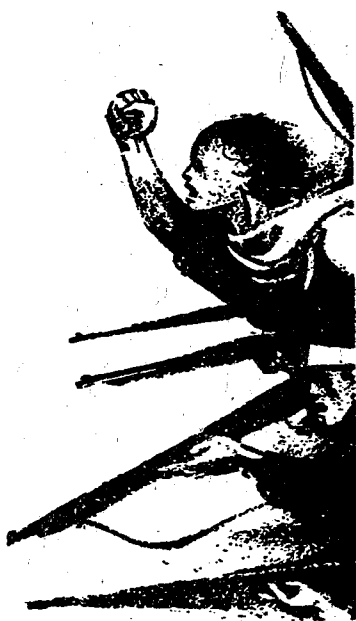


種六十第書叢小火烽

勝利的曙光

著文烈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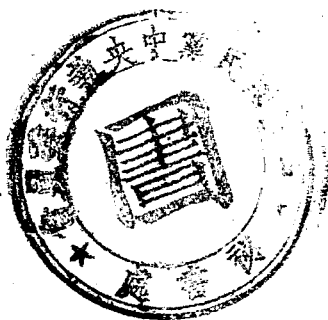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種六十第書叢小火烽

勝
利
的
曙
光



著 文 列 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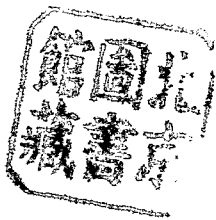
下
2710

03942

目 錄

偉大的抗戰.....	一
勝利的曙光.....	三
三個傷兵.....	五
寄東北同胞.....	八
戰時旅況.....	一〇
微弱的呼聲.....	二〇
暴風雨的福州.....	二三
我們祇有一個民族.....	二七
閩海風雲.....	三〇
福清之行.....	三五
關於羅淑.....	四〇

偉大的抗戰



(南)

期待了六年了，這偉大的抗戰現在畢竟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看飛機在天空翱翔，聽着大炮在耳邊轟響，我滿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的喜欣使我快要發狂，我沒有功夫想到一顆炸彈要毀掉多少生命，一聲大炮要轟去多少房屋，我祇覺得我們復仇的日子已經到來，我們用自己的血和敵人的血來洗滌我們積年的恥辱的日子已經到來，在這種偉大的抗戰的空氣裏，我們活固活得痛快，死也得痛快！

我相信中國文化界的優秀份子以前沒有一個不是憎惡戰爭的，但在現在却沒有一個不是謳歌抗戰的，這原因決不是由於思想的改變，實在是敵人逼迫太甚，我們再不奮起抵抗，不單我們自己要陷入至悲至慘的奴隸的命運，連我們的子孫也要任人蹂躪，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我們爲了做「人」——真正自由獨立的「人」，並使我們的子孫也能做「人」，我們非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就在今天，我還聽到一位朋友嘆息，同是東亞民族，實在不應該這樣自相殘殺，將來兩敗俱傷，更加造成白種人的優越。但我以爲我們對於這事毫無辦法，應當想到這一層並且有力量挽救這種浩

劫的是日本，他們既不願或不屑有所顧慮，我們處在被動的地位，便祇有抱定和他們同歸於盡的決心，給他們以最堅強的抵抗，最致命的打擊，使他們認識中國人民決不是任人奴辱的人民，中國土地決不是任人劫佔的土地，我們與其被人奴辱，我們寧願化為白骨，我們的土地與其被人劫佔，我們寧願它變成瓦礫！

我極同意張治中司令的通電，我們這次對日抗戰，是甲午以來中日兩國一切血債的總結算，如果戰敗，不用說，我們拚着一死，決不妥約或屈服；如果戰勝，那麼，我們不單要光復平津和東四省，我們並要收回甲午以來損失的一切土地和權利！

偉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應當具有必死的決心，並且仔細考慮怎樣善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着這樣的決心和考慮，我敢絕對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八月十八日。

勝利的曙光

中國對日的長期抗戰還剛才開始，現刻就要談論勝敗，實在太早一點。即使我們能在最短時期把日寇完全逐出上海，也算不了怎樣的勝利，因為我們還有東四省的廣大的土地，平津等地重要的都會淪在敵人手中，當那些地方和那些地方的幾千萬同胞沒有回到祖國的旗幟底下以前，中日戰事便一天不能結束，而我們便一天沒有勝利可言！

但就在這剛才開始的抗戰裏，我們却也已經看到了一點勝利的曙光，那就是中國軍人的勇敢，日本軍人的怯懦。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一戰勝清，再戰勝俄，因而軍威大振，不單中國人畏之如虎，逐漸養成了一種亡國滅種的「恐日病」，就是西洋人也都被誇大的宣傳所蔽，以為日本人都是了不得的勇敢，法國有一句形容勇敢的成語 *Brave Comme Japonais*（像日本人一樣勇敢），就是一個顯明的證據。可是現在事實告訴我們，被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欺騙，壓迫，派來中國以事侵略戰爭的所謂「皇軍」，他們會向乘勝進逼的中國軍隊叩頭求饒，因為中國的勝待，而寫感謝狀，不單沒有一點「武士道」的遺風，實在怯懦到了可憐的地步。

反之，被敵人逼得無路可走，實行自衛抗戰的中國軍隊，却人人視死如歸，求爲國殤，每天，每晚的報紙上都滿載着可歌可泣的情節。那些曾經百戰的陸軍，肉搏衝鋒，以一當十，他們的壯烈犧牲，還爲我們意料所及；至若初次遇到敵手的空軍將士，更能在連珠似的高射砲彈裏面翱翔，自若履險如夷，實在超出舉世的期待，像梁鴻雲那樣身受二彈，仍能將飛機平安開回，和另一佚名的張少尉，因誤落敵陣，不甘被俘，竟以手鎗斃敵九人，然後從容殉國，這種精神使敵人也不能不肅然起敬，真是中華民族至高無匹的榮耀！有着這樣勇敢的戰士，我們現在雖還不敢判定戰事的最後結果，但我們至少可以正告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你們滅亡不了中國！

你光榮殉國的戰士啊！虧了你們，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虧了你們，我們的祖國將要被人尊重，虧了你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可以免除奴隸的命運，並且站立起來向世界說話！你們的功勞會要永遠銘記在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的心上，你們的勛名會要和祖國同其不朽！

三個傷兵

在全中國漫天烽火的時候，中秋日上海法租界的三等電車中仍舊看見大公館裏提着火腿月餅等件送禮的僕役。假若不是乘客裏面夾有三個傷兵，實在使人想不起在這同一的中秋佳節，上海近郊一帶還有許多勇敢的中國軍隊正以血肉之軀和日本強盜們的飛機大砲死拚。

說來令人慚愧：自從戰事發生以來，我不單沒有軍界熟人招待上前線參觀的幸運，就連訪問訪問後方傷兵醫院的機會也沒有，看見抗敵受傷的戰士，這還是第一次。

倘若這是三個從事內戰受傷的軍人，我敢信即使他們少了一隻手臂或是截掉一隻腿子，也不會引起我的注意；但這是三個爲着祖國的光榮賭過自己的生命勇者，因此他們雖祇有着腿腳等處的輕傷，並且已經快要痊愈，也仍舊使我見了發生莫名的感動。

三個傷兵並不是由一個地方上車的，但看他們那樣親熱的招呼，倘不是曾經隸屬同一個部隊，比肩殺賊過，就一定是住在同一個醫院，促膝談心過。聽他們說話的口音，我可以分辨出一個是安徽人，一個是湖南人，另一個是東北人。

近幾天很涼，同車的人都穿了夾衣，我自己穿着法蘭絨的西服還薄有寒意，而這三個傷兵却祇

穿着醫院供給的極粗劣的白布短衫褲，有兩個上身披了一件破舊的灰色軍服，上面沒有任何徽章符號，這大概就是經過洗濯的，他們在前線受傷流血時所穿的軍服罷；另一個則連這樣破舊的軍服也沒有，單穿着白布襯衣。

他們腿上或脚上都紮着紗布，上車走路時很慢，很窘，但他們都顯得快活，好像全沒有痛苦。三個人的容顏都頗豐潤，（這使我暗自欣幸：醫院沒有虧待他們，）並且都極清潔。聽他們彼此問着：「你昨天洗澡啦？」「你今天剃頭啦？」想來都已在醫院裏住過相當時日，因為快要痊癒，才得着許可出來走動走動的。

他們的談話都集中在怎樣快快出院歸隊一點上。

「祇是輕傷，又不是重傷，老叫人躺着幹麼？」其中一個在埋怨醫院沒有讓他早日出院。

「真是在前線沒有死，在後方倒快悶死啦！」另一個接着說。在他們，衝鋒殺敵不是可怕的事，閑着才真是受罪。

三個傷兵對面坐着一個穿綢長衫的紳士，膝上擱着一冊小小的印刷品。湖南口音的傷兵大概以為那是抗日一類刊物罷，便把頭伸得狠近的去瞧那印刷品的封面。長衫紳士本不預備在電車裏面宣傳的，但看見傷兵好奇，便覺機會難得，連忙把那冊印刷品解開，每個傷兵送了一冊，隨後又望望車中其他乘客，也各人遞來一份。我接過一看，封面印着「一個緊要問題」，翻開來却是基督教的宣

傳品。

傷兵們拿着小冊子仔細地念着，念了幾行知道是和他們全然無關的東西，便不約而同地停下來，彼此會心地笑一笑說：「是說耶穌教的啦！」語氣中雖含着點失望，但都很有禮貌，並沒有立刻把那印刷品扔在地下，讓那長衫紳士當面難堪；他們有的把它插在袋裏，有的把它握在手中，一直帶下車去。

下車時，東北口音的傷兵下得慢點，腳還沒有立穩，電車就已開動了，險些兒把他帶翻在地上。那時我真想跳上去給那拉鈴開車的賣票人一個巴掌；但轉過來一想，我有什麼資格那樣做呢？我自己當那三個傷兵下車時，並沒有上去扶一扶他們，並沒有對他們表示過絲毫的關切和尊敬，而從各方面說，當時我是應當扶一扶他們，應當對他們表示出我心裏的關切和尊敬的。

忘恩的羣衆啊，大家想一想自己對於這些抗敵受傷的勇士所負的債務罷！

九月二十一日。

寄東北同胞

你們落在強盜們的手裏六年了，親愛的同胞，多麼悠長而又慘痛的歲月啊！以祖國同胞的懷念你們，想見你們是怎樣的眷慕祖國。但是被多年的內爭弄得昏慣了的祖國，直到今天才真的清醒過來，才知道抗拒那些貪得無厭的強盜，才決心收回被那些強盜劫去的人民、土地，這實在太對不起你們，使你們受了太多的苦楚，有過太多的失望！

可是，親愛的同胞，你們現在應當歡欣，你們現在應當恢復並加強對於祖國的信仰！「抗敵救亡」的呼聲現在已經響遍祖國的土地，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同胞現在都已下了最大的決心，甯死也不再受強盜的威脅和蹂躪。不論彼此以前有過怎樣的嫌隙，現在全中國的兒女都已團結成一個整體：他們現在祇有一個志願，就是打倒他們唯一的真正的敵人——那些比野獸還要兇暴殘忍的倭寇；他們現在祇有一個希望，就是拯救他們自己和正被敵人奴辱着的兄弟。

親愛的同胞，在六年受難的歲月裏，我們知道你們中間有過許多恥為虜用，遁迹深山，組織起義勇軍，和敵人拚死搏鬥的志士，他們那種前仆後繼，殺身成仁的精神，常是使得祖國的兒女感激讚歎，引為光榮，對於他們，不用說，我們祇有虔誠敬禮；此外，一切為環境所逼，並且是由於祖國的過錯，不能

不暫時在強寇的鐵蹄下面忍痛生活的善良同胞，對於他們，我們也祇有不盡的懷念，無限的同情，我們知道祇要祖國一聲號召，他們就會犧牲一切，投入祖國的懷抱。

現在，祖國已在號召你們，親愛的同胞！現在，由冀晉以至察綏，到處揚起了抗敵的旗幟；由平津以至淞滬，到處響起了復仇的砲聲。現在，全中國的兒女都已振臂奮起。祖國需要所有的手臂，每一個人都不能放棄他的一份光榮。親愛的同胞，現在是你們掙斷奴隸的鎖練回到祖國旗下的時候了！被強盜殺害了的你們的父老兄弟，被強盜污辱了的你們的妻女姊妹，在等着你們復仇，在等着你們雪恥。在六年的受難期中，你們該已鍛鍊就鐵一般的身軀，鐵一般的意志。在六年的受難期中，你們的先烈已經示給你們以無數崇高的榜樣，你們現在當踏着他們光榮的血跡，揭竿而起，和祖國抗敵的隊伍呼應。

親愛的同胞，讓我們一齊怒吼罷！讓我們手牽着手向那些野蠻無恥的強盜衝去罷！讓我們用鮮紅的血液洗滌我們被污的國土罷！六年了！親愛的同胞，請不要再留戀着奴隸的命運。聽，祖國在號召你們。她的每一個孩子都不能置身在這偉大的抗戰以外。你們是祖國的兒女，你們當爭取祖國的光榮！

九，一八，六週年紀念日。

戰時旅況

自從去年十一月間，帶着小孩，由上海繞道江北，冒險回湖南後，一直在鄉下生着病，病剛剛好，却會跑來這在國防第一線的福州，實在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接到鄭心南先生邀我去閩的電報，是三月九日，但因為一些瑣事纏着，一直延到三月二十七日從長沙動身。——這中間也曾因為同時得着留法同學廖品卓兄邀我赴滇的信，使我躊躇了一些時候。許多親友都覺得福州處在敵艦威脅之下，遠不及昆明安全，但我自己却不能脫去湖南人那種冒險的性癖，終於捨去了安全的昆明，選下了被人看作危險地帶的福州。

由長沙到福州有兩條路：一條是坐火車或汽車到南昌，從南昌換乘火車到浙江的江山，由江山循公路入閩，經過浦城，建甌至南平，再由南平換乘輪船到福州；另一條則是由粵漢路南下，取道廣州、香港，乘海船到福州。這兩條路各有好處和壞處。第一條路旅費較省，但從江山到南平的公共汽車不一定隨時可以買到車票，時間頗難算定，而且那邊有時還有匪患；第二條則舟車有一定班次，時間較有把握，可是因為經過廣州、香港等地，用費不易預計。這都是長沙中國旅行社告訴我的。

我在這兩條路中，本已選定了第一條，臨時忽然接到鄭先生的航空信，要我取道香港。我自己也

因從來沒有到過廣州，在那邊可以會見一些由上海出來的朋友，便改取了第二條路。

一星期的受難

凡是三月二十七日和我一道由長沙赴粵的粵漢車乘客，我想沒有一個會忘記日寇給我們的
一星期受難！

本來兩天兩晚可以完畢的旅程，我這次却因敵機逐日轟炸的緣故，屢進屢退，整整走了一星期。粵漢路是我們現在唯一的通海要道，而在軍運繁忙之際，每天又僅有一次客車，在長沙上車時的擁擠是可以想見的。許多軍政界人物，知道在長沙得不到鋪位，特地派了勤務到武昌買好票子，佔着鋪位，到長沙下來，讓他們上去舒舒服服地睡覺。在長沙買票上車的人，不單三等臥鋪擠不上，連頭二等臥鋪也找不到。我本來買了三等臥鋪的票子，結果退票補票，費了許多手續，才在二等客車裏找到一個坐位。

兩天兩晚，要一直坐着，是無論如何也支持不了的。幸而車過衡陽，二等客車坐位稍空，我一個人佔了兩個人位子，晚上能夠勉強倒一倒。

粵漢路的風景，真是美不勝收。第一天，我們憑着車窗欣賞過明媚的湘流和雄偉的南嶽；第二天一早過柳州，漸漸地駛入湘粵邊界的山地，——那一帶主要的山脈有騎田嶺、摺嶺和迢遙的大庾嶺，

——整天都在山縫裏繞圈子，較大的山，由遠而近，先北後南，像西洋表演時裝的少女一樣，在你面前轉來轉去，務必讓你面面見到，把她一切動人之處完全呈在你的眼底。宜章的太平里和粵境的坪石，都可算得世間最美的風景區域。而由坪石到樂昌一段，車在兩岸高山之間，和小北江的迅急的流水一道奔馳，轟轟的車聲與潺潺的灘水，奏出一曲偉大的交響樂，使人領會出靜中之鬧和鬧中之靜，更是別饒奇趣。

傍晚車過曲江，雖然知道當天敵機會在沙口以南各站投彈，炸壞了一道小橋和幾段路軌，總以為九點鐘以前可以修復，火車仍然繼續南開，開到出事地點附近停着，等它修理好了，立刻開駛過去，好在次晨六時以前趕到廣州。

不料九點鐘過了，九點半，十點，十點半，那道小橋仍舊沒有修好。車長算算第二天天亮時不能開到廣州，爲了乘客的安全，祇好打倒車，退回樂昌過夜。第二天黎明，又因樂昌沒有掩蔽的地方，怕給敵機轟炸，再將車子開回坪石。到了下午，又繼續南行。大家滿以為這次總可安全通過了罷，可不料昨晚修好的地方，白天又給敵機炸壞了，而且又不幸沒有能在晚上九點鐘以前修好，於是火車又祇好後退。一連五天，天天如此。路局的損失固然不可勝計，乘客的痛苦也就難以盡言。車上預備的糧水本極有限，最後兩三天，弄到頭等臥車裏的外國紳士太太們，也不能不跑到溪邊掬水洗面，向村販購物充饑，其餘二三等乘客的狼狽，更不用說。

因爲六七天沒有好好的睡過，吃過，困頓萬狀，我在四月一日那天，已經打定主意，如果那晚火車再要退回來，我便祇好在韶關下來，另想辦法，或是休息兩天再走。幸虧修路工人不息地奮鬥，列車終在九點鐘開過了，那不知被轟炸過若干次的險地，四月二日清晨，平安到達了廣州。

到了天堂

在車上拖了那麼多日子，又兼在樂昌以南沿途看到敵機肆虐後的種種慘象——巨大的土窟，捲曲的鐵軌，炸毀的車輛，車上還在冒煙的貨品等等——一到市面繁華，人口稠密的廣州，真像突然由地獄昇到了天堂。

以前從報紙上看到廣州處在敵機威脅之下，一天到晚放警報，猜想起來，不知恐怖，荒涼到了怎樣地步！那知來到廣州一看，商務是出乎意外的興隆，居民更是使人驚詫的鎮靜。

見到廣州市在警報聲中，還交通不斷，一切照常，甚至敵機已迫近郊，高射炮砰砰射擊時，廣州人還從從容容地工作，貿易，完全像沒有那回事一樣，我不能不衷心歎服。從前看見報上載着瑪德里居民當法西斯飛機在頭上盤旋時種種開通如恆的記述，以爲很難做到，現在看到廣州居民在敵機迫害中，這樣談笑自若，才知中國人的鎮定比西班牙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民族在死的威脅下，能夠始終不屈不撓，敵人還有什麼辦法？總而言之，殘暴的敵機在廣州已經完全失了擾亂的效用，它雖

天天飛來投彈，不但不會給予我們致命的打擊，反而增加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我相信廣州人至死也不會放棄他的故鄉！

廣州的「食」是天下有名的，那樣大規模的茶樓真是全國少見——我恐怕祇有巴黎的幾個大咖啡店才可以和它們匹敵。坐在茶樓裏看看報，吃吃點心，和朋友們談談天，那日子是夠舒服的。我雖向來主張在工作的時間當盡力工作，而工作以外的時間，對於生活應有相當享受，但在國難嚴重的今日，看見廣州人仍舊吃得那麼精美，總覺他們享受得過份一點。

因為「孤島」上許多文化人都跑來了廣州，廣州的出版事業顯得特別發達。每一條繁盛的馬路，都有一個或幾個規模不小的報攤，在壁上陳列着各種報章、刊物，和形形色色的小冊子。過路人停立在攤頭翻閱購買的實在不少，而幾家售賣新出版物的書店，更是進進出出，擠滿了顧客。情形比以前上海四馬路還要熱鬧。無疑的，廣州已經成了中國戰時文化重鎮。廣州的出版事業，會跟着抗戰的發展而發展下去。

雖然祇是匆匆三日的勾留，但因一到埠就得着本地人陳占元兄的陪伴和招待，廣州的風光也領略得差不多了。其中留給我以愉快的印象的是嶺南大學的遊玩，珠江上的輕快的小艇，嶺南的整潔的庭園，及其附近豔麗的景色，女詩人洗玉清先生的淡雅的風姿，和她的幽靜的書齋，都在我腦裏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九龍和香港的印象

在廣九路上所過的幾小時，可以說是我由長沙到福州的全部旅程中最愉快的一段。廣九路二等車雖遠不及粵漢路二等車的設備良好，但我這次得着茅盾、陳占元兩兄作伴，大家談談說說，一剎時就過去了。

九龍和香港兩地，我去歐洲時，曾兩度經過，但來去匆匆，印象頗爲模糊。這次因候船去閩，竟在這兩個地方住了將近一星期，對這兩個地方總算有了比較週到的認識。

一堆貧瘠的荒山，幾個無用的海島，一經白種人經營，便成了這樣美麗繁華的地方，中國人初來這裏，我想是祇會感着驚奇和歎羨；但我們稍稍想一下，九龍、香港之有今日，英國人除掉供給過開發的資本和技術以外，其餘豈不全是中國人的力量？中國沿海比九龍、香港好多了的地方何止千萬，爲什麼我們祇會給別人湊熱鬧，而不能開闢自己的地方呢？我以爲住在九龍和香港的「高等華人」，對這問題狠應當想想。

在九龍和香港，最使人感覺不快的一切，都殖民地化——這兒的殖民地風味，比之上海漢口的租界，不知要濃厚多少，在上海漢口你還能感到自己在中國；而一入九龍或香港，便突然覺得和祖國的土地已經隔得很遠很遠了；可是定一定心，却又並不像到了外國，而是到了另外一種異樣的境

界——到了外國人的殖民地。

儘管九龍和香港的氣候是那樣的溫和，街市是那樣的整潔，風景是那樣美麗，倘要我在這裏長住下去，我可不慣。唯一的理由是這兒的氣氛太惡劣，說得明顯一點，我討厭這兒的一切奴氣和俗氣。

但我這次在九龍和香港的一星期勾留，却也並非全沒值得留戀的地方，和巴金，靳以分別已經好幾個月了，這次竟以意外的機緣，在這南中國的海岸邂逅相聚，懷着感慨不盡的心情，同遊了宋皇臺和九龍故城，同在香港幽僻的山道上作了一回遠足散步，這都是我們近年少有的勝事。此外，又因留法同學黎蒙兄的招待，和薩空丁，羅哈圖諸兄在淺水灣的海灘上過了半天最美的光陰。我現在追記到這裏，那邊澄碧的海水，蔚藍的天空，還依稀映在我的眼底。

但我還要特別提一提的是占元的幾天懇懇招待。沒有他，我這次在九龍和香港，要遇到許多不便和不快。當我乘着「新海門」從銅鑼灣附近走過時，我不禁懷着多年不曾有過的惜別的心情，凝望着位置在一片崖壁下面的占元的寓所。

六天的飄泊

這次旅行，運氣真不行，在粵漢路上既吃了一些無謂的苦楚，由香港到福州一段，又耽擱了好幾天功夫。

由港開閩的輪船本來很多，但我到香港時，恰遇汕頭一帶鬧米荒，所有開往福州的輪船，都祇運米到汕頭爲止。我在香港一直等到四月十日，才乘了德忌利士的「新海門」出帆。

幾年沒有海行了，開船後稍覺不適，幸虧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汕頭。

汕頭是初次來。上岸走了一走，覺得街道相當清潔，建築也很整齊；不過居民受着敵艦敵機的騷擾，大部分關了門，逃到別處去了，市面很蕭條。因爲地方臨海，由寇艦出發的飛機，防空處得着通知，發出警報時，飛機常已襲入市空。我和一位乘客坐了划子回船，半途上聽到嗚嗚的警報，仰首一望，兩架敵機正在近郊的天空打旋，但旋了幾圈，又向口外飛走了，却沒有投彈。

船上原說當天傍晚就可開船，後來因爲米稅問題，停到第三天傍晚才開。事情聽說是這樣的：最近粵省因爲米荒，准許一批洋米免稅進口，汕頭米商便從香港運來了大宗洋米。這些洋米運來後，海關却要米商照章納稅，說是能夠享到免稅權利的祇有某米業公司，其餘米商不在此例。米放在艙裏不能起卸，船也就無法開行。後來經過幾番交涉，米商給了某米業公司一些好處，這批洋米才作爲該公司的貨品被免稅卸下了。

許多乘客都紛紛議論：某米業公司並非國營機關，爲什麼祇有它可以享受免稅權利？但我欣幸着問題解決，「新海門」可以不再耽擱，更沒有心思去問那些不必問也不堪問的事情。

十三日傍晚由汕頭開船，十四日上午到了廈門。

廈門是我十多年前舊遊之地。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南普陀、廈門大學的雄姿，固然是陌生的印象，廈門市的寬敞的馬路，高大的洋房，壯麗的公園，也是從前沒有的。祇有鼓浪嶼故態依然，沒有多大改變。

船上又說當晚可以開，我便上岸打了一個電報給福州的鄭心南先生，告訴他十五日可到。不料這次又上了當，輪船又爲着貨物的關係，延到十五日正午才離開廈門。

船從金門島附近走過，大家望着失去的國土和停泊在那邊的敵艦，沒一個人不切齒痛恨。聽說以前有兩隻英國商輪在這裏被敵艦扣住搜查過。我們這次還算幸運，沒有遇着這種麻煩。

十六日上午十時，到了閩江口外的川石。閩江已經封鎖了，大船祇能開到這裏。經過海關檢查的手續，挨到下午一點鐘，才駛上小汽船，越過封鎖線，向福州駛去。

沒有來過福州的人，都彷彿以爲福州和廈門一樣，就在海濱，很易受到敵人的攻擊。其實不然。福州離海岸有一百多里水路，小汽船要在閩江走三個多鐘頭才到。而且閩江兩岸盡是重重疊疊的高山，好幾道要塞，無論敵人從陸路來，從水路來，都要費很大的氣力，花很大的代價。我坐在小汽船裏，望着那些水陸險要，心裏感着極大的安慰。這樣好地方，我們應當到這裏來工作！我們應想法子守住這片錦繡的山河！

三月二十七日從長沙出發，化了二十一天功夫，用了一百五十元旅費，吃了無數苦頭，我終於平

平安安地到了國防第一線的福州。——以後再有人要從內地來這裏，我要誠懇地勸他走南昌，走江山。那條路可以省去不止一半的時間與用費。

微弱的呼聲

全福建經濟的命脈，南中國的大商港廈門，又繼着她的姊妹金門，在五月十一日陷入敵人的魔手了！因為四面是海，不及退出的軍隊和平民，死在敵人飛機，大炮，步槍，刺刀之下的，據說共有好幾千！並且大部分斷肢折足，爛額焦頭，死得悽慘到了無法形容的境地。有些僥倖拾着微命的年青女人和小孩，則被擄上了敵艦，從此要作一生的奴隸。

我看着新聞紙上這些鮮紅的血的報道，我的手在顫，我的心在跳，我沒有悲傷，祇有憤怒；我沒有恐怖，祇有強烈的復仇的慾望！

僅僅在二十幾天前，我還從廈門經過，看了它的寬廣的馬路，整齊的房屋，壯麗的公園，我曾贊歎過中國近年市政的猛進；那裏知道隔不多久，這地方就要受着空前的災禍，我們長時期的慘澹經營，在一兩天裏面就成了灰燼！

這樣無理的迫害，慘酷的打擊，稍稍有點血氣的人，誰能夠忍受！而繼着廈門之後，還有漳州呢？還有泉州呢？還有我這時在靜靜寫着文章的福州呢？這些地方全都緊靠著海岸，那一個能夠免掉和廈門一樣的命运！

我絕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個人的生命算得什麼，並且現在全中國又有幾處地方絕對安全？——我實在是對於這認識還不到一月的福州和她的居民，感着深深的愛戀，和由這愛戀產生的莫名的憂慮。

從遠處說，四周是巍峨的高山，山外是汪洋的大海，福州是何等雄偉！從近處說，有着三山，雙塔，西湖，閩江，這些使人低徊欣賞的地方，福州又是可等的嬌媚！

至於福州的居民，我雖因為言語關係，沒有多所交接，但就短時期觀察所得，覺得上層社會聰明而又機警，下層社會樸實而又溫和，實在算得極有希望的民族；而福州少女，不論貧富，大都風韻嫣然，兼有着蘇州女子的臉貌，廣州女子的體態，北平女子的性情，真可說是中國最美的女性。

這樣瑰麗的山河，不久也許會被敵人侵佔和污辱；這樣優秀的人種，不久也許會被敵人殘殺和姦淫。想到這裏，我胸中像飛進一塊碎裂的彈片，它給了我以無法治療的創傷，難以抑制的痛楚，我忍不住要怒吼，要狂呼！

因為我是寄居在一個學術機關裏面，樓下對面房間常有一些男女學生來作化學實驗，而隔壁某小學的操場，每隔幾十分鐘便可看到許多活潑的孩子在喧笑追逐。我雖沒有和那些聰秀的青年說過一句話，和那些天真的兒童打過招呼，但我却是那樣喜歡他們，他們也鬢髯和我非常稔熟。廈門陷落後，我常想福州萬一受到攻擊，這些女郎和孩子會遭到怎樣的命運呢？戰時的殺戮，戰後的劫掠，

這對他們太殘忍可怕了！爲着人道，爲着國家的生機，我們應當給他們一條生路，我們應當救出這些女人和孩子！

「保衛福建，支持全面抗戰！」這口號現在到了快要兌現的時候了，我贊成所有受過訓練的壯丁，集合在這裏和敵人死拚，爲着自己的生存，家鄉的幸福，祖國的光榮，每個有志氣有人心的男子，都應當準備在這美麗的地土上貢獻出自己最可寶貴的血液。但是許許多多的女人和孩子呢？難道我們也要使他們留在這裏受着無用的犧牲嗎？

英勇的抗戰雖應當鼓勵，無益的犧牲却必需避免。在現在這樣嚴重危急的時候，我忍不住要發出一個微弱的呼聲，請求中外仁人義士，尤其是福建的華僑，大家想法子救出福州和沿海一帶的婦孺。閩贛交界的地方，人口很少，我們祇須籌集必要的食糧，便可使他們一批一批地向腹地撤退，作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移民。即使其中一部分會要病死餓死在流亡道上，總也比留在這裏將來被敵人殘殺，姦淫，或成爲他們的奴隸好多了！

形勢已非常急迫，我再說句爲着人道，爲着國家的生機，大家應當趕快想法子救救女人和孩子！

五月十四日於福州。

暴風雨的福州

由香港到福州，船過廈門，你一看看到寫在沿馬路粉牆上的，那些觸目驚心的大字，「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起來抗戰！」「倭奴未滅，何以家為！」你再上街走走，看見滿街的保安團，武裝警察，你便確信福建究竟是中國的福建，——是抗戰的中國的福建，——連廈門這孤島也在動了！可是你再細看一看，這動的却祇是軍隊，是武裝同志，一班老百姓可並沒有動。因為四面是水，一旦有事，不易退出；老百姓中富有的早就跑了，或至少搬到外國人勢力下的鼓浪嶼去了；剩下的，都死樣活氣地在混日子，縱使敵人佔領了這孤島，他們也還不會動。

但你一到福州，便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這裏是這樣熱鬧而又這樣鎮靜，你差不多看不出多少戰時空氣，然而這裏却的確確在動，並且動的不單是一部分武裝同志，而是工，農，商，學整個的社會。

我剛到岸，住在南台的南星旅社，房間正對着通往倉前山的大橋。你立在洋台上，望着閩江的湧的流水和大橋的擁擠的行人，一星期海行的疲勞不覺消失了大半，正悄悄有着一種閒散舒適之感時，橋那頭忽然走來了一隊穿着黃色制服的，步伐整齊的徒手壯丁。他們一路走，一路唱着雄壯的

救亡歌曲，沒入街市中去了。過了一會，當我轉身回房，我却看見扶梯上走來了兩三個黃色制服的壯丁。他們一面上樓，一面脫下帽子用手帕抹汗。我起初也不過以爲他們和我一樣寄居在這旅館罷了，可是當我按鈴叫人打水，立刻跑來了一個這樣的壯丁，而他隨後送水進來，又已換上便服，我才知道這裏的茶房也在受着軍訓。

洗了臉，到外面走走，祇見滿街貼着各種各色的抗敵標語和圖畫，而壁報之多，尤爲任何都會所罕見。已是傍晚休息時候了，頗有些穿長衫的小商人和穿破舊短衣的工農大眾，在顛頭簸腦地念着，議論着那些用朱筆標出的重要戰訊。可惜我不懂本地話，不曉得他們在講些什麼。

第二天一早上街，碰見許多拿着書匆匆往學校走去的男女學生，年紀小的穿着普通制服，年紀大的都作童子軍裝，而且不論男女，背上一律背着一個竹笠，笠上寫着學校的名字。看到這，我突然想起在國內各處打着勝仗的廣西軍隊。廣西軍隊有一個特殊標誌，就是人人背着一個竹笠。

過了幾天，這邊的特派委員陳肇英先生由武漢開會回來，我曾遇到許多職業團體如漁會，染織會的工人，打着旗幟到洪山橋去歡迎。他們都一律穿着藍色軍服，背上也戴了竹笠，一路走得挺整齊，挺精神，和正式軍隊沒有什麼分別。將來倘若敵人打來，祇要政府發給鎗和子彈，這些工人馬上就可成爲保衛祖國的戰士。

由於朋友領導，我曾參觀了幾個公共機關宣傳抗戰的設備。省立科學館有一間「防空展覽

室，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模型，裝置着飛機庫，播音台，城堡，砲樓，道路，橋樑，一類空襲目標和防空壕等，空中牽了許多鐵絲，懸着大大小小的飛機。說明人將電門一扳，那些飛機就會飛來飛去地活動，揀着目標投彈轟炸，情形與敵機來襲時一樣。省立圖書館則特闢一室，搜集各種與抗戰有關的書籍雜誌，任人觀覽；並且大廳上還懸了幾幅巨大的漆繪，大都描寫戰爭的罪惡，和被敵人蹂躪的中國老百姓的慘狀。其中宋秉恆先生的一幅，暴露得特別有力，和蔡若虹先生在烽火發表的血的哺養一樣動人，據同去的朋友說，這些漆繪都是福州最近舉行過的一個抗敵書展裏的優秀出品。

此外，抗敵戲劇在福州也十分發達。我來到幾天，便看過話劇我們的故鄉和歌劇保衛福建的上演；演員和佈景燈光等，都很可觀。這兩個劇本都值得歡迎，尤其是鄭心南先生主編的歌劇保衛福建，以現實的題材，樸茂的作風，配合着青年作曲家蔡繼琨先生的優美的作曲，使得觀眾那樣興奮，那樣感動，可以說是我國抗敵歌劇的大成功！

我也曾參觀過福建省體育研究會的體育表演，這事初初看來，似與抗戰無關。其實民強則國強，民弱則國弱，要有刻苦耐勞的鬥士，必先培養出身體健全的國民。蘇聯近年努力提倡體育，即是此意。福建教育當局在長期抗戰的今日，能夠注意及此，實在難得。更何況那天表演的節目差不多全都是「國防化」「軍事化」——例如私立華南女子學院的沙場戰魂，省立實驗小學的兒童先鋒，都在鍛鍊身體的時候，灌輸抗敵的思想，使人覺得一間小小的體育房即是民族革命的策源地，看着真教

人歡喜！

可是最易使得一個遠來遊客覺得福州民衆不但在動，而且已開始怒吼的，是五月九日晚上的火炬遊行。五月九日是個多麼沉痛的日子！在全國抗戰的今日，它對我們有着怎樣深遠的意義！我立在鼓樓前面，瞧着十幾萬人在雨中舉着火炬，喊着口號，悲壯地遊行，我不知不覺受着一種偉大和崇高的壓迫。這十幾萬人的行列所表演的是什麼？是決心！是毅力！任誰看了這嚴肅的場面，都會感到中華民族必與中國抗戰必勝！

總而言之，福州一切都顯得活潑而有朝氣，雖然離海口僅僅一百多里路，隨時可以受到敵人的攻擊，但各方面都沉着而又堅定，各方面都在認真準備，——準備接受那或許不久就要到來的暴風雨！

五月十日於福州。

我們祇有一個民族

十個月來，倭寇的大砲飛機，給予我們的打擊雖是異常酷烈，但他沒有能夠使我們屈服，一般民衆的抗敵情緒反跟着戰事的持久與擴大而一天天普遍化，深刻化。於是，敵人感到野蠻的，殘忍的侵略方法不易達到征服中國（甚至征服全世界）的目的，他有同時進行另一些和平但却陰險的侵略方法的必要。

本月十二日，倭寇小題大做，給東京新建的清真寺舉行盛大的落成典禮，東邀各回教國政府要人與名流參加一事，就是這種和平的，陰險的侵略方法的一端。我們對於這事必須予以密切的注意。利用中國人固有的思想信仰來籠絡中國人，奴化中國人，原是日人由來已久的慣技，並不是現在開始的。他知道中國人多數尊敬孔子，去年便在東京建了一個孔子廟，來收羅那些中了孔子的毒，祇知有「君」而不知有「國家」有「民族」的中國人，即是一例。

可是這次日人修建清真寺的意義，比去年修建孔子廟的意義更要深遠，更要毒辣。

首先，我們可以用白看出這是要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來分化我們的民族團結。中國雖是由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組成，但因共同的利害，悠久的歷史，早已融合成一個民族。這一點是日人最看不

過的。他要滅亡我們，必先分化我們，然後他再一個一個地吞併。倭寇對於代表整個民族的青天白日旗的仇視，和對於舊五色旗的庇護，就是這個道理。在他那一貫的分化政策底下，五族之一的滿族的根據地被侵佔了，內蒙的少數蒙旗被麻醉了，他還不夠，現在又想藉着清真寺來分化我們的回族同胞。

其次，這是要利用共同的宗教感情來欺弄全世界的回教國家。我們早從有名的田中奏摺裏面知道倭寇的野心狂妄到了極點，他的目的不但要征服中國，簡直要征服全世界；而根據近幾年事實看來，日人也確實在一步一步地向這目標做去。滿洲佔去了，全中國還正在吞滅中，他們國內最近又在狂喊着「大亞細亞主義」了！而藉着清真寺，誘致多數回教信徒來供自己利用，正是日寇侵略整個亞洲和亞洲以外的土地的最好策略。

敵人的圖謀雖是這樣深遠，敵人的手段雖是這樣惡毒，但他須知回教信徒自其教主摩哈默特倡教以來，他們左手持着可蘭經，右手持着寶劍，祇知爲正義人道而奮鬥，從來不知向敵人屈服。自從回教在唐初傳入中土，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凡信仰回教的同胞，對於中華民族的命運，絕對同其休戚，而無絲毫畛域之分。此次抗日軍興，我整個民族，絕無宗教族系之別，咸具同仇敵愾之心，大家在「抗戰建國」這一共同信念底下，緊緊團結着，作生死存亡的鬥爭。親愛的回教同胞，不用說，也秉着他們崇高的教義，與國內各族系同其步伐，來參加這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白健生將軍是回教徒，我

們祇看白將軍對於抗戰建國的大業，負着何等重大的責任，便可知道一般回教同胞，亦與白將軍同其命運，同其責任。最好的例子，是最近蒙藏回慰勞代表團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獻旗之舉。他們在漢口發表聲明，說明中華民族爲絕對不可分離的民族，蒙藏回諸族爲中華民國國民，與全國同胞責任平等，休戚與共之義。代表團獻致蔣委員長的錦旗，上繡「東方領袖」四字，可知經過這次偉大的鬥爭，不僅中國可以自由而復興，就是整個東方被壓迫民族，也會得到拯救。東方人民的保護者，決不是野蠻殘暴，專以侵略爲業的日寇，而是中國的抗日領袖，這是蒙藏回慰勞代表團諸君看得很明白的事實。中國抗日戰爭既然得着整個東方民族的同情，那麼，國內各族系的忠誠擁護，自然更不用說了。窮凶極惡的日寇，雖妄想分化奴化我相依爲命不可分離的民族，極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將徒見其心勞日拙，自促滅亡，我回族同胞及全世界賢明的回教徒，是決不會被他欺騙和麻醉的。

爲着應付敵人在大炮飛機以外所運用的一切和平但却陰險的侵略方法起見，我們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應當加緊進行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工作。我們要趕快使得全國人知道：現在中國已沒有漢滿蒙回藏等族的分別，現在我們祇有一個民族，即是中華民族。

五月十七日於福州。

閩海風雲

全面抗戰發動將近二年，和台灣僅僅一水之隔的福建，除掉失了一個不關重要的金門島以外，幾乎沒有受到日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因而各地新聞紙上關於福建的消息極少見到。福建不單像被敵人忘記了，也幾乎像被國人忘記了。最近因為廈門島突然失陷，這才使得全國同胞一心貫注於中原戰況時，偶然也回轉頭來瞧瞧這位在東南海隅的福建。

我恰好在廈門陷落前不久來到福建，對於這次廈門陷落的經過，及其在軍事上與政治上的意義，見聞較詳，寫了出來，希望能夠因此引起各地同胞對於福建的注意。

日寇佔據廈門的目的

廈門是一個小島，雖然商務發達，為福建全省經濟樞紐，但單是佔領廈門並沒有什麼意義。佔領廈門必須以進取閩南或側擊潮汕為目的，而要達到這兩個目的中的任何一個，都非有好幾師團的兵力不可。因為閩東南各地海岸線甚長，日人雖可乘隙登陸，但離海岸不遠就是高山，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將完全失其效用，深入內地固難，欲長久佔有沿海城市也不是易事。且在敵人尚無餘力循環輻

路西侵時，並沒有急急攻擊福建的必要。至若佔領廈門，以便側擊潮汕，竄入粵省，以使切斷粵漢路的交通，這事看來雖很可能，但粵省大軍雲集，戒備極嚴，而民間武力尤不可輕視。敵人貿然入粵，必致舉步荊棘，自取滅亡。在中原戰事騎虎難下之際，敵人於侵擾華南一舉，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並且廈門與台灣相距百餘海里，敵人如果蓄意拿它做進擾閩粵的根據地，也不會等到今天才來下手。我們祇看廈門淪陷已經半月，敵人除掉照舊利用兵艦飛機時常在閩粵沿海各地騷擾以外，並沒有積極內侵，便可知矮寇這次突然襲取廈門，並不是基於軍事上的需要，而是另有政治作用。揣測起來：

(一)敵人攻徐州四月不下，台兒莊之役更遭到了空前的慘敗，不單前線士氣頹墮，國內厭戰空氣也漸漸濃厚，侵略主義的日本軍閥，必須有一個勝利消息給他們的兵士和民衆興奮一下，他們才能再供自己利用；

(二)矮寇進攻廈門時，國際聯盟正在日內瓦開會，敵人在那幾天內縱打不下徐州，也得打下一個與徐州齊名或更著名的城市，使得世界人士相信他的兵力可以擊敗中國，因而對於繼續援助中國一事，加上一層考慮。有了這兩個原因，在全世界頗為知名而又最易攻取的廈門，自然要被暴敵一眼看中而首當其衝了！

廈門失陷的經過

廈門四面是海，中國既沒有海軍，敵人一旦來攻，絕對沒有辦法可以死守。不過死守雖不可能，失

陷也不應那樣迅速。根據所謂消耗戰的原則，我們不論失去一個什麼地方，必須向敵人索取相當代價。而這次廈門失陷，中國軍隊犧牲甚鉅，敵人損失極微。這樣一個著名商埠，竟讓敵人唾手取去，實在太令人痛心了！

據由廈門逃出的人說，五月九日晚上，廈門和福建其他地方一樣，遵照中央命令，舉行火炬遊行。而離開廈門不遠的海面，就有敵艦停泊。幾萬人的行列，幾小時的遊行，敵人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不單參加遊行的人十分辛苦，就是立在路旁觀看的羣衆也很疲倦。乘着廈門各界人士半夜遊行歸去，睡得死死的時候，前去襲擊，是再好沒有的機會。因此，當晚三點鐘，敵人便分乘小艇，一聲不響地由五通登陸。等到守兵發現時，敵人早已迫近營門了。於是兵士從睡夢中驚起應戰，居民從睡夢中驚起逃難，秩序大亂，一切都成了個「措手不及」。這雖由於五通守兵的疏忽，但國恥日的火炬遊行，也的確給了敵人一個侵襲的機會。（後來軍事當局因為駐防五通的營長最初發出的報告不說敵人「登陸」，却說敵人前來「猛撲」，因而查出敵人登陸時，守兵完全沒有觀察。那個營長雖在交戰時受了傷，終以防守疏忽，受到最嚴厲的處分。）

廈門原有×副師長兼旅長駐守，他知道敵人在五通登陸後，即派參謀長督師赴援。當時天已黎明，敵人的飛機與兵艦上的大炮，一齊對着廈門轟擊，掩護登陸的敵兵前進。參謀長作戰不久，就中彈殞命。於是副師長親自跑上前線指揮。打了一些時候，又受了傷。其餘團、營、連長等等，也都傷的傷，死的死。

死，弄到剩下的兵士羣龍無首，沒有人指揮。這時潛伏在廈門市內的許多漢奸——台灣人，又乘機起事，高揭敵旗，並導引敵兵迅速地侵入市內，使得廈門軍警腹背受敵，進退無路，陷入異常混亂的巷戰。後來雖有廈門附近大陸上的駐軍在十日晚間渡海增援，終以大勢已去，無可挽救，徒然多犧牲了一些兵力。

但這次廈門雖以防守疏忽，幹部傷亡，漢奸叛變，失陷得太快，而廈門守軍和受訓過的壯丁，那種堅決抗戰的精神，却已有可歌可泣的表現。長官不用說，差不多全都光榮殉職了；士兵也奮勇直前，絕沒有臨陣退縮的現象。最難得的是那些受訓過的壯丁，都以大刀與手榴彈和敵人死拚，末了，由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率領着，跑上廈門山地，幫助留廈海軍部隊扼守要塞，直到廈門市陷入敵人手中，已經十多天久，還有胡里山要塞握在我們手中。這種至死不屈，壯烈成仁的氣概，實在給予福建民衆以極好極大的影響。

廈門失陷以後的福建

現在廈門失陷已經十多天了，福建沿海二十餘縣，沒有一天不受着敵機敵艦的騷擾。除掉許多和大陸懸隔的島嶼沒有方法積極防守外，其餘閩東南濱海各地，業已加緊戰時準備。泉州等處都是重兵屯駐。倭寇倘要進一步侵入福建大陸，恐怕不會像拿金門和廈門那樣容易了。

兼負福建全省軍政重任的陳公洽先生在金門失陷後鎗斃了一個縣長在廈門失陷後又鎗斃了一個營長。現在爲了滅除戰時種種顧慮起見，已將省政府各廳處及省會各文化機關悉數遷往閩西北的永安縣，而陳先生自己却和所有軍職人員留在福州，表示敵人如果來侵，不惜一戰的決心。現在福州差不多滿街是兵，完全呈現出戰時景象。防空設備也漸漸充實了。昨天敵機第一次在福州天空受到了高射炮的歡迎，立刻放下煙幕逃走，一種倉皇失措的情形，看了真使人失笑！

此外，福建各教育機關與文化團體的戰時組織也在迅速地開展起來：教育廳選了三十多名的中小學音樂教員，組織一個「戰地歌詠團」，派赴閩南各地向士兵和民衆傳授抗敵歌曲；省立民衆教育處成立了一個「戰地民教工作隊」，出發沿海戰地工作；其餘還有抗敵後援會組織的「戰地工作隊」，「婦女宣傳隊」等等，都是挑選青年有爲的知識份子，施以短期的軍事訓練，準備派赴最前綫工作的戰時組織。

不管敵人會有怎樣窮凶極惡的軍事行動，福建當局和人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要以全力保衛這十二萬方公里的土地。敵人來吧，即使尺土寸地，也得付出尺土寸地的代價！

五月二十五日於福州。

福清之行

一

三十多個青年男女，擠在一部破舊不堪的汽車裏，搖搖擺擺從福州南門兜出發時，天上正飛逝着一團團的黑雲，響着悶雷，落着大顆的雨點，使人感到可怕的暴風雨就要到來。但三十多個青年和快要到來的暴風雨奮鬥正像和快要籠罩閩南的寇氣奮鬥一樣，他們以慷慨激昂的歌聲壓住了外面的雷雨，車愈前進，黑雲愈稀，等到經過大橋，穿過倉前山的街市，駛入南台島的郊野時，雨已完全停止，暗黑的雲堆被遠遠地拋在後面，我們畢竟脫去了暴風雨的威脅！

福州鄉下風景極美。尤其是大雨初過，路不揚塵，汽車靜靜地在兩旁盡是翠綠可愛的稻苗間穿過，正像馳行在一幅巨大無比的毛氈上一樣，給人一種輕鬆舒適之感；稻田中間也有種着一行行圓而矮的橘樹的，也有高聳出一兩顆綠蔭蓋住幾畝田地的榕樹的，那就彷彿是這毛氈上的花紋。稻田盡處像籬垣似的繞着一層層的青山，雨後山溪暴發，遠看起來，珠絡紛披，峯巒生色，真是難得看見的景象。瞧着這樣錦繡似的山河，愈加使人發生祖國可愛的感覺。

車行不久，便已到了波濤如沸的烏龍江。這兒江面既闊，水勢又急，渡船載着笨重的汽車緩緩航

行，倘在中流遇着敵機飛來，那可絕對沒有辦法逃避。聽說先一天下午和當天早晨，都有敵機前來投彈，並用機鎗掃射，但我們的交通並沒因此停頓。渡船上的工人和汽車上的乘客，散坐在船上談天說笑，指點風景，大家毫不覺得恐懼。

過了烏龍江，漸漸進入山地，優美的景物更觸目都是。有時汽車在山上盤旋曲折地行着，一面是高聳入雲的峯巒，一面却是下臨無地的溪澗，水色山光，花香鳥語，無一不使人高興。可惜時間太晏，不能叫汽車慢慢開行，讓我們儘量地看一看山景，聞一聞樹香。

薄暮，到了距福清縣城還有六公里的宏路。由宏路到福清，因係支路，路面壞到不能再壞，載着三十個人和許多行李的汽車，在這路上走過，還被顛簸得像皮球似的一跳一跳，令人感到經過這六公里，比經過由福州到宏路的五十二公里還要辛苦。戰地歌詠團團長蔡繼琨先生爲使大家忘記顛簸之苦，便要團員齊聲歌唱。車子跳得愈高，歌聲愈壯。許多質樸的農民，立在路旁，張口結舌地瞧着這一跳一跳的車子，和車內顛來倒去，高歌不已的乘客，全像發了狂似的，一逕朝着福清縣衝去。

二

得着縣政府招待，戰地歌詠團全體寄住在縣立初級中學校內。中學校的員生已經遷往離城幾十里的鄉間，剩下兩座大洋房和寬廣的操場、球場，大榕樹作蓋的露天課堂，借給「閩南八縣人民動員抗敵幹部教導總隊」訓練幹部。因爲他們用下還有多餘，戰地歌詠團的團員便也得在這風景

既美麗，地方又涼爽的所在，享幾天清福。

可是福清縣的住處除掉政府機關和幾個公私立學校以外，其他民房雖都磚砌瓦蓋，外表堂皇，而裏面則陰暗污穢，不堪立足。福清縣的街道也祇有一兩條大街比較寬廣清潔，剩下的里巷小街，多是牲畜當道，蒼蠅亂飛，市政還有大大整頓的必要。

和福州僅僅五十多公里的距離，而人民風習已經大不相同。福州人大多文弱俊美，這裏的人却比較強悍粗獷；福州的一切，可以說得上一個「雅」字，這裏的一切却顯得「俗」氣。中等人家的少婦仍多梳髻着裙，現出十分守舊的模樣；小學生則大多制服整齊，態度活潑，非常可愛。

縣長鄭寰雄氏由南平調來不久。我和他談話數次，覺得頭腦明白，像個很有作為的人（聽說他是黃浦出身，曾任軍職甚久）。據他說，福清華僑雖多，愛國心確不很強，要他們拿一點錢貢獻國家，像割他們的肉一樣；但風聲稍緊，一家老小，跑往海外，化上整千整萬的旅費，毫無吝色。他又說戰事發生以來，福清壯丁私逃出國的極多。福清縣每月犧牲一筆很大的護照費，不讓他們出國，他們卻有本領跑到旁的地方以極高的代價取得護照。可是福清人抗禦外侮的思想雖是淡薄，而一族一鄉爲着一點小事和另一族一鄉械鬥起來，又很勇敢。訴訟之風，在這裏也非常流行。福清城內律師很多，並且都頗闊綽。

縣當局對於鼓動沿海居民奮起抗敵一事，正在想種種方法進行。最近鄭縣長曾親往境內重

要區鎮龍田、高山一帶觀察，講演，並指導鄉民利用土炮、機鎗等舊式武器打擊強行登陸的敵人。福清民間藏鎗很多，且都是快鎗。以前政府叫他們登記，他們都拿壞鎗搪塞，好鎗仍舊留在家中。現在縣當局想叫各鄉公正人士出來組織遊擊隊，利用這些鎗械作為保護地方的武器。預料組織成功時，可以得到四千人鎗，這對於沿海防務，自然很有補助。

此外還使我們看到福清縣的一點軍事動員準備的，是和我們同住一校的「閩南八縣人民動員抗敵幹部教導總隊福清大隊」。隊員全係本縣各聯保主任選送，施以短期間的軍事訓練後，即遣回各人的家鄉去訓練民衆。戰地歌詠團到了福清，隊員們都自願犧牲睡眠休息的時間，學唱救亡歌曲，看着他們健全的體格和一種孜孜向學的精神，使我們對於福清人民動員抗敵一事，懷着不小的希望。

三

和縣當局研究的結果，戰地歌詠團在福清分作兩部分：一部分由蔡團長領着下鄉，作為該團「顧問」的我，和另一部分留在城內。歌詠團的工作包含演劇、演講，向民衆、學生，以及當地軍警傳授救亡歌曲等等。在這幾種工作裏面，演講的効力較差，要使一班人了解抗戰的意義，激發抗戰的情緒，完全收到宣傳的效果，還得儘量利用容易使人感到興趣的戲劇與歌曲。

在短時期的勾留裏，我也偷閒看了幾處名勝古蹟。其中值得一述的是城內的豆區園和城外的

石塔。

豆區園是明朝宰相本地人葉向高讀書的地方，面積很小，但由許多奇形怪狀的石頭拼湊而成，顯得很別緻。據說向高有愛石癖，爲着造這小小的園子，當時各省的石頭都被搜羅到了。可是豆區園現已換了好多次主人，而且園內滿是鳥糞，污穢不堪，那裏還有一點當日相府園林的面目呢！

石塔在離城不遠的河邊，形狀和普通寶塔一樣，總共七層，由塔基以至塔頂，完全用厚而且大的石塊造成。每層都有石刻佛像和浮彫的人物，刻工都不錯。我一直登到最高層，整個福清城及其附近的風物都收在眼底。但一想到倭寇以後若在福清登陸，這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建築也許要被搗毀，滿懷遊興頓時變成了悵惘和憤慨。

在福清住了一星期，正要和詠園諸君繼續遍歷閩南各縣時，忽然接到陳公治先生邀我轉去編輯戰時民教課本的電報，匆匆地轉回了福州。

希望詠園諸位能夠不避艱危，在敵艦敵機威脅下的閩南各地，堅決地完成使命，並且希望自己以後仍有機會到東南沿海的國防前線，做一點點抗敵救亡的工作！

六月十日。

關於羅淑

在鄉下病居了幾月初來廣州看到一班離別多時的朋友，整天在敵機威脅下鎮靜地工作，覺得中國前途非常有望，心裏真懷着無限的欣喜無限的興奮。

但當一位朋友無意中把羅淑的死訊告訴我時，我那顆愉快熱烈的心上便一時擱了一個冰袋。我不願說我那時受着怎樣的打擊，但我却感覺沉重壓迫，並且幾乎窒息着了。

羅淑會這麼快的死去，而且是我的妻嚴冰之一樣，因為產後發熱被「西醫」所誤，我們所信仰的「西醫」會給我們殺去這麼多聰明有用的女人——據我所知這就兩個了，還有多少同樣死去的女人不為我所知道呢！羅淑近年努力著譯，她的聰明才智還有過一點表現，而我的女人在國外辛苦多年，剛剛畢業回國，就給「西醫」送進墳墓，一點成績也沒有，所以我在悼惜羅淑之死時，另外還有一層悠遠深沉的哀痛。

我認識羅淑，不過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時她和馬宗融兄帶着一個小女孩剛由法國回來不久，我和一位留法同學沈鍊之兄一道去看他們。羅淑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並不怎樣深刻，我那時毫不知道

她有文學的天才，我不過把她當作一位普通朋友的太太看待，覺得她舉止大方，談吐不凡罷了。而在這一個曾經留學海外的女性是並不算得什麼的。

後來因為許多朋友的關係，我們便往來得勤了。宗融和羅淑都很親切坦率，並且非常好奇，差不多每次去了就留吃便飯，有時從午後一直閑談到深夜。我們的友誼一天天增進，同時羅淑的文學才能也漸漸地給我們發現出來。那時我們正在辦譯文月刊，取稿的標準比較高，但羅淑在治理家事的餘暇，給我們譯的幾篇法文稿子，却頗受到朋輩的推重。

可是羅淑能夠在文壇一鳴驚人，突然引起大家的注意，還是由於她的創作，生人妻和別的幾個短篇。

她在從事創作之先，自己似乎沒有多大的自信。有一次她和我說她小時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別情況，很可以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當時我便極力勸她嘗試；不過，我的意思長篇比較難作，起初不妨從那些材料裏抽取一個片斷寫成短篇或中篇，以後如有必要，再將幾個短篇或中篇聯貫成一部長著。這意見很得到她的贊成。

那時我們有好幾個刊物需要文稿，宗融很忙，我們對他沒有辦法；羅淑比較閑空，而且她的生人妻和其他幾個短篇，在讀者羣中引起了極好的印象，我們便竭力地慫恿她寫作，可是她對寫作的態度是那樣的矜持，是那樣的鄭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毀了重寫，却輕易也不願意拿出發表，她沒有多

多滿足一班朋友的要求。但她卻保存了自己全部作品的品質的優美，她寧肯寫得少而精，卻不願多而濫，她在寫作上也沒有脫去一個聰明女子應有的愛嬌的本色。前年秋季，她帶着兩三個沒有寫成的中篇原稿和宗融飄然到廣西去了。

是去年暑假，戰事發生前一個多月，宗融夫婦帶着小孩突然轉回了上海，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住了一年的羅淑，雖然經過長途勞頓，我覺得她的面色比從前還好了一點。她一見面就鄭重而又熱切地告訴我：她已經代我找到了一個續絃的對象，她說爲使小孩得到良好的教養，我是必須續娶的，我雖笑着辭謝，她却說得愈加嚴肅，而宗融也在一旁附和着，弄到我幾於無言可答，後來雖因我意興消沉沒有成爲事實，但良友的關切，我是時時感念的。

宗融回廣西後，羅淑因爲有孕，留在上海就醫，她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租了一所有着一個小小庭院的幽靜的房子，她預備在那裏努力工作，尤其是對創作方面她有許多計劃。一班朋友也都因爲她得着那樣好的環境，替她欣幸，相信她在文壇不久定有比生人妻還要可喜的貢獻。那裏知道寇氛日亟，上海近郊轉瞬成了戰場。羅淑在她那幽靜新居還沒有住到一月，就又追蹤她的丈夫到廣西去了；後來因爲宗融突然在廣西失業，他們一家人便轉回了故鄉成都，而羅淑竟以生產之故，在那裏結束了她的最有希望的前途。

看到文、藝、陣地上的消息說，因為羅淑之、宗融最近也瘦多了。我心裏雖然有感，却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宗融。我是過來人，知道宗融的損失是無可彌補的。這樣深切的悲痛，決不是朋友的空言所能安慰。我也想拿羅淑從前勸我的話來勸宗融：「爲使小孩得到良好的教養，必須娶。」但我總覺不忍出口，並且我想宗融那樣至情之人，暫時也未必能夠接受罷。我現在想勸宗融的是對於生死的事情請稍爲達觀一點，現在國家遇着這樣大的危難，軍人的壯烈犧牲不用說，就是老百姓，每天也不知要死去幾百幾千，我們的一條生命，又算得什麼！羅淑生前不是一個非常愛護祖國和正義的女子嗎？現在她先我們走了，她的一份責任便分散在我們後死者身上，並且她的死，仔細推究起來，也可以說是倭寇之賜。因爲如果沒有戰事，她去年暑後一定留在上海，上海的「西醫」雖不一定可靠，但產後的病痛實無必死之理。這樣說來，我們是更有着替她復仇的義務了。因此我希望宗融憂傷之餘，不單要保重身體，善撫遺孤，我還希望他能振作精神，給正在抗戰中的祖國做點事情。這樣，睡在地下的羅淑才會瞑目。

五月二日於廣州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實價國幣二角

烽火小叢書第六十種

勝利的光

著者

黎列文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售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12
471370



9
27